



广告精英

guanggaojingying

苏建新 寇敏/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广告精英 / 苏建新, 寇敏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441-4481-0

I . ①广… II . ①苏… ②寇…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019663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50mm × 215mm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装帧设计: 廷海书阁 徐杰

责任校对: 于 波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481-0

定 价: 25.00 元



第一章 硝烟，从 N 城悄然而起 / 1

2005 年的“天下第一会”，招来了南北广告人的“华山论剑”。这边会址尚未公布，那边战将已经选定。南派北派，智者战神，展开了一场风格迥异的大博弈……

第二章 过招，各有神妙 / 28

当广告人把“广告战”的交火点都集中在广告上时，从南方杀来的广告人何其道却起爆了一个冷僻的“炸点”……

第三章 财色，黑白光芒的双刃剑 / 58

北方广告人与南方广告人的第一次较量 0 : 0；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在利益诱惑下，“北方军团”出现了裂痕……

第四章 风骚，尽在云谲波诡的商战 / 83

在北方败局明朗的情形之下，女模特亚斯挺身而出，降伏了好色客户，乾坤扭转了……

第五章 奇妙，智者过招匪夷所思 / 119

何其道独创青年记者大奖赛，金天马及早布设“利益防线”。刘晓彤难下“贼船”，谭醒暗生恋情。沙丁竞标苦无计，金天马趁机“敲竹杠”。

第六章 情色，变化莫测的化学剂 / 149

金天马在客房上赚了利润又赚人情，何其道遭暗算笑应对。

第七章 对阵，短兵相接的惨烈 / 176

价格大战上演，竞争的无序让三方势力都伤痕累累。

第八章 情感，永远说不清道不明 / 196

叶森卧底湘池酒厂，真情换真情。广告人沂蒙山，情意换情意。女棋王和鬼才从情场到战场，分手鸳鸯从藕断到丝连。

第九章 智战，意料之外的博弈 / 221

广告门设计，冤家对头成联手。记者大赛，下岗女工显风流。男卧底暗施伎俩，女模特兵败机场。

第十章 决战，岂止为了胜负 / 248

为湘池酒厂广告代理权，各方广告高手使出了浑身解数。李冬梅为了敬老院，发生了意外事故……

第一章 硝烟，从 N 城悄然而起

彩波荡漾的黄浦江上，一艘 C 级豪华商务艇的顶层。

两只手正一来一往，执子对弈。黑白相间的国际象棋棋盘上，各路兵马前夹后击，左冲右撞，厮杀得昏天黑地。

鬓间银丝闪亮的白守礼轻轻夹起一匹马，奔腾而起，直逼何其道的王宫。

何其道微微一笑，调用了后面的伏兵，迂回包抄，让白守礼的攻击部队陷入了重围。

白守礼怔了一下，笑着摇头扔下棋子，抬起头来对何其道说：“其道啊，你为人一向谦和礼让，不想下起棋来却是咄咄逼人，棋风凌厉得让人吃惊啊。”

何其道含笑望着白守礼说：“白总今天找我来不是只为了跟我下棋这么简单吧？”

舱壁上柔和的灯光飘洒下来，映照着何其道儒雅的面孔。他的眼睛睿智温和，带着江南水乡人的清秀与灵气。白守礼却从中感觉到了一种坚定和锐气。

白守礼高深莫测地摇了摇头，“我找你当然不是为了下棋，不过从一个人的棋风也能看出很多东西。我的棋艺虽不如你，不过看人一项，我自问可绝不输你。初识你的人大概会觉得你温驯如羊；跟你过过招的对手一定会认为你狡猾如狐，不过我知道，其实你凶猛如虎啊……”

何其道被说得有点坐不住了，哭笑不得地说道：“白总，我也没有您说的那么可怕吧？”

白守礼哈哈大笑，“不过我这次需要的，正是一员猛将！”

何其道心内一动，他敏感地捕捉到了白守礼的话外之音——公司又要有的行动了。不过他并没有张口询问，只是静静地听白守礼公布答案。

白守礼遥望着灯火灿烂的不夜城，幽幽叹了一口气：“这些年来，我们白玺广告公司以 H 城为桥头堡，逆长江而上，在长江流域也算作出了一番事业。但是，中国有一江一河啊，而那里，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

白守礼遥指着北方，脸上露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振奋神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的梦想就是在那里创建起我们的天地。如果仿效 H 城的发展模式，我们应当选定 S 省，以 N 城为桥头堡，逆大河而上，将我们的事业逐步扩展到那里！”

何其道略一深思，深表赞同：“您说得没错。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论述，当年欧洲的强势产业，也是沿着孕育文明的河道，逐步扩展的。但文化产业又有其特殊属性，仅有产业的领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高地波及效应，这一效应只有占据了文化的核心支点，才会良性地反映出来。而黄河流域这一核心的支点，就在 S 省！”

白守礼赞赏地凝视着他，“不愧是 F 大学的经济学硕士！我

们公司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进军黄河流域。”

终于要揭牌了，何其道不由微笑，“看来白总已经抓住了抢占滩头的契机？”

白守礼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据北京方面的消息，今年的全国秋季糖酒会将选定 N 城。消息虽然尚属秘密，但却是可靠的。”

这个重大的商业秘密，也让何其道沉起嗓子，“那可是咱们广告界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会’啊，又要热闹了！”

所谓万般商战，唯酒水精彩。而酒水的大戏，必看糖酒盛会。据说，每届糖酒会，全国广告人纷至沓来，高手云集，比实力、比创意，所以，业内人士将糖酒会形容为广告人的大会战。

白守礼点头表示同意，眼中也有了兴奋之意，“是啊。过去我们只注意日常广告代理，离糖酒会太远了。虽然我们的日常业务顺风顺水，在中国广告界取得了一席之地，但是，时下国内的广告业发展迅猛，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质量上。就拿湘池酒厂来说，他们是我们多年的老客户了，但是为了降低广告成本，似乎有寻找新的广告代理商的倾向。所以……”

何其道眼睛望着棋盘，接着话题说道：“所以白总的意思，是要去参加这一届的糖酒会。一是趁机占领黄河流域的广告份额；二是跟湘池酒厂建立更加稳固的关系；同时，还要开辟更广阔的合作领域，取得更多的广告代理权。”

白守礼点点头，拿起一枚棋子在手里把玩着，“其道啊，这次的任务事关重大，而且首战务必取胜，因为这事关公司的声誉。你看由谁来带队出征比较恰当呢？”

何其道微微沉默了一会儿，“阿强？他是公司的常务副总，读过 MBA，精通广告业务，富有创新锐气，又屡得您的亲手指

点。他最合适。”

“还有一条你没说吧？他是我唯一的儿子！”白守礼洞彻他心思般看了他一眼，有些不悦地把手中的棋子丢在棋盘上。

“作为一个接受了西学的人，我也喜欢国学，但却很不喜欢四书五经里‘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那一套东西。我客观地说，我儿子确有过人之处，但他锐气太盛，不适宜这次 S 省创业。你这么聪明，我的意思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何其道心中一阵歉疚，他知道自己的谨慎和顾虑让白守礼不高兴了。他当然知道白守礼的意思是想让自己走这一趟。可是自己去 N 城，真能保证出师必捷吗？

“白总，我不是不想去，可我对 N 城也是非常陌生呀！”何其道依然有些顾虑。

白守礼拍着他的肩膀说：“其道，我选择你，并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大学同窗的儿子，而是对于你的能力，我有足够的信心。”

“既然这样，”何其道点点头说，“我就不妨一试吧。”

“我已经让资料室给你准备了 N 城的详细材料。”白守礼大为高兴，温和且不容置疑地说道。看来他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由不得何其道不答应啊。

何其道苦笑摇头，对于白总对自己的信任，还是发自内心地感激的。

关于 N 城的事情，何其道心里已经盘旋过很多思路了，但在白守礼面前，他还是表示出了适度的担忧：“现在，我们除了信息占先，其他还无从说起。”

白守礼看了他一眼，拈起一枚棋子“啪”地敲在棋盘上，“占先，本身就是优势。那里拥有 760 家广告公司、11000 名广告精英，要想在那里开辟一块新天地，你的出路只有一条。”

何其道望了白守礼一眼，心领神会地在棋盘上突然运了一枚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对吗？”

“我果然没有选错人。”白守礼掏出洁白的手帕，掩嘴轻轻点了点头……

古城 N 城，珍珠泉北侧的一条幽静的无名巷里。

街深处的一座古老四合院里，树下小石桌上，摆着一盘中国象棋，棋盘的旁边放着两扎啤酒和一盘毛豆。

在中午的烈日下，金天马和沙丁正在厮杀。

金天马 40 岁左右，穿着粗布对襟无袖褂，身下是肥大的亚麻裤衩，他留着整齐的板寸头，瞪着大而圆的凸眼睛，绛紫色的额头上挂着汗珠子。他伸着一只毛茸茸的粗手，在棋盘上快速地摆动着棋子。

对面的沙丁，身穿亚黄色休闲唐装，看年龄三十五六，微长的头发有点凌乱，细圆的眼睛上架着精良的金丝镜，消瘦而又洁净的下巴上，修剪着整齐的胡子。

金天马一边运子，一边问道：“哎，你那漂亮的秘书亚斯小姐呢？好久不见，万分想念呀。可惜，只能想念。鄙人不是夺人之爱的材料啊。”

“你倒是想得美。”沙丁不屑地瞪了他一眼，“我也许久未见她踪影了。说是出去散心，不知跑哪儿去了。女人之心，难测难料啊。”

金天马翻眼盯着沙丁，“依我看哪，散心是假，置气是真。自从你那高贵的夫人几道冷眼伺候，人家能不憋气吗！一个大美女，哪受得了这套啊。我可告诉你，美女就是资源，而且是稀有资源。离了你，人家还有地儿找饭吃。你要稍有想法，早吭声，

我可愿意喝这‘二锅头’。”

“我们是清清白白的上下级关系。怎么男人跟女人一共享事就非得整出点桃色新闻你们就安生了？我老婆吃个飞醋还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添什么乱啊？”沙丁有些恼怒了，斯文的脸上浮现出强烈的不满，“金总，你对她的惦记，我会适时替你传达的。可是，我要提醒你一句：你要是想娶她，我给你做媒；你要是只想从我这挖她过去帮你，给你做公关，给我来个釜底抽薪，那就尽早打住吧。”

金天马刚要说什么，沙丁一摆手，“除非你娶她。咱们认识这么久了，你金天马虽然不是高尚之人，亚斯跟你，我还是放心的。也可了却我一桩心事，省得我家那口子整天疑神疑鬼的。”

金天马眼珠转了转，半晌说道：“我要她干吗呀！女人，漂亮的女人，对我来说，不是珍稀动物。”

沙丁终于逮住了还击的机会，了然地瞅了他一眼，“哈哈，金天马，我看你是怕话放出来到时候娶不着脸上挂不住吧？据我所知，你们只能算作若即若离啊。”

沙丁“啪”地一拍棋子，“将军！”

金天马一时疏忽，被他赢了这局，气得鼻子都歪了，恼怒地扔下棋子，“算了，不提女人的事情！哎，你说，今年秋季的糖酒会怎么到现在还无声无息呢？”

沙丁心里揣测着金天马的意图，嘴上却不急不缓地说道：“只晓得春季的糖酒会在成都，且早已圆满成功、胜利闭幕。”

金天马横了他一眼，“废话！”

他又用粗圆的手指抚摸着自己的板寸头，有些感慨万分地说：“每季度的糖酒会，都是一块老肥老肥的把子肉，主办权争得你死我活，广告战打得血肉横飞。这一次无声无息，我反而有

些不自在了。”

他顺手在自己的大脑袋上一拍，“啪”地一声响，似乎，他真的想不通这件事。

沙丁不动声色地看着金天马，想弄明白金天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这次来这里下棋、喝扎啤，是他金天马提议的。打死他都不会相信，这头是金天马的一时兴起。这只“老驴”表面看来横冲直撞的，其实动起脑子来，比狐狸还精。怪不得人送外号“N城广告之狐”。

沙丁轻轻摸着下巴上的胡须，说道：“一个糖酒会，几万人参加，衣食住行，多少商机……广告战就更好理解了，不是有句行话吗，精彩的商战在广告，广告的精彩在酒水。其实，你这个N城广告之狐，比我懂得多，我又何必与你多费口舌。”

金天马宽阔的腮帮子抖着肉笑，“你可别一网打着满河鱼，鄙公司对那啥糖酒会就不感冒，更不发烧。”

沙丁心里终于摸到了金天马的脉搏，他将一枚棋子轻轻放在棋盘上，一针见血地挖苦道：“得了吧，金总，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如果你对糖酒会真不感冒，又何必约我前来？不只是下棋、喝扎啤吧？”

金天马尴尬地咧了咧嘴没有否认，随后又将矛头指向沙丁，“感冒不感冒，我上次可没窜到成都去淘金，挖你墙脚吧？”

沙丁瞅着他，慢条斯理地一语道破：“这很简单，你们公司历来以策划社会活动为主，什么评选呀、演出呀……而糖酒会则是硬碰硬的广告，你就是去了，也英雄无用武之地呀。那些户外广告、平面广告、立体广告……不是我沙丁说大话，金总，你不能跟我们抗衡吧？”

金天马只是盯着棋盘，努努嘴，没说话。

沙丁一想，又满腹疑惑地问：“难道你想趁着糖酒会，来一次业务大转身？”

金天马拿着棋子一边把玩一边说：“什么都瞒不过你这老猴子。”

沙丁叹了口气，认真地看着他说：“老金，不是我打击你，在这小小的 N 城，你我还能在广告界里偏安一隅，可是到了全国糖酒会，各路广告精英汇集一起，一比，我们就太渺小了。”

“知道人外有人啦？”金天马刺激着沙丁，“看来，你春季千辛万苦奔赴成都，也没捞到多少油水呀。”

沙丁本来满腔的真诚，被这么一刺激，开始不服气了，他哼着鼻子说道：“我虽然没有成功的经验，却赚回了失败的教训。教训也是财富，你不可否认吧？你是没去，只有去了才知道，那些南方的广告公司，那些天马行空的创意，让你做梦都想不到，嘿，全都飘在你的思想之外呀。”

金天马不服地眯起眼睛，“笑我老土是不？你等着，今年秋季，我这个老土鳖，就在咱家门口土上他一把！将！”

总算扳回一局，金天马满意地笑了。

沙丁却是一惊，也不顾得输棋了，两眼死盯住他，“依你这样一看，今年秋季糖酒会莫不是在咱们 N 城召开？”

金天马眨巴眨巴眼睛，“我可没这么说啊，我猜的。”

他那丝毫不准备负责的态度让沙丁实在猜不出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看了半天，沙丁终于轻轻摇摇头，“不会吧？我不信。”

金天马却不管沙丁九曲十八弯的肚肠，把“军”在棋盘上狠命一掷，“爱信不信。输了请客喝扎啤！”

金天马想趁糖酒会扩大业务范围，这事沙丁老早就想到了；

而糖酒会要花落 N 城，这事就得思量着听了。毕竟，N 城争取糖酒会的经办权已经多年了，今年，也没听说过什么对 N 城特别有利的信息，他金天马怎么知道的？虽然他金天马在北京有关系有人脉，可也不至于在自己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他独自包揽信息啊？再说了，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虽然，两人在广告界的长期合作与竞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略友谊，但是，利益面前，永远没有真正的朋友。利益和友谊，往往是不共戴天的。

H 城至 N 城的高速列车在广袤的大地上飞驰，一路上，沿途的风景由旖旎平展的水乡逐渐演变为起伏苍茫的丘陵。

在火车软卧内，何其道坐在铺上，翻看着柏拉图的《对话录》，厚厚的一本书，已被他看去了一半。他不喜欢乘飞机，只要是火车可以到达的地方，他都会选择坐火车。

倒在他对面铺上的那位女士，自从何其道一上火车，就面朝车厢壁沉睡。火车上冷气开得很足，她的被子捂得很严实，只能看见她一头卷发泻在枕头上。

现在她终于起床了。何其道用眼角的余光探去，哦，竟然是一个十足的美女，只是脸上满是倦容，似乎满腹心事。

女子下了床，踏上高得不可思议的高跟鞋，这让她高挑的身材更高了。何其道看着她扭着柔软而纤细的腰肢闪出了门。

不一会儿，女子回来了，她脸上的倦容消失了许多，代之的是一抹妩媚的明艳光彩。她瞟了一眼何其道，发现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不由冲他微微一笑。何其道倒觉得自己这样看人家有些唐突，别过了脸。

她坐回床上，向何其道伸出手去，“你看的什么书？”

何其道微笑着把书递给她，“《对话录》，柏拉图的。”

她接过书来略翻了翻，“看着好深奥啊。现在的人很少看这种书了吧？我记得，我高中的一个同学，以前跟我提起过这本书。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

何其道忍不住问道：“是男同学？”

她妩媚地抬眼瞟了瞟他，“不错，是男同学。不过，早已失去联系了。”

何其道又微微一笑，“不会是 the first love 吧（初恋）？”

她的眼角耷拉下来，没有说话，神色间有些许黯然。答案是不言而喻了。

“你多大了？”何其道看着她的神态，觉得她这个表情真的很美。

女子嗔怪地瞪了他一眼，“你不知道女人的年龄都是秘密吗？”不过她之后还是告诉了他，“我 26 岁了。你呢？”

“32。”何其道苦笑着回答，自己的确有些唐突了。这真不像自己的一贯风格。难道看见人家是美女，自己也把持不住了？

“有孩子了吧？”

“孩子？呵呵。我连老婆都还没有呢。”他轻轻笑着予以否认。说完才觉得这话感觉有些暧昧，她的眼睛低垂着，并没看他。

外面的暮色越来越深沉，渐渐地，一切景物都看不清楚了。

何其道猛然想起自己住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连忙拨通了 N 城 114 订房电话，表示希望预订一间星级酒店客房。而接线员却答道：先生，对不起，因正值五一黄金周，N 城各大星级酒店已经客满。

“怎么了？”对面美丽的女子看他一脸凝重，忍不住问道。

“遇到一点小麻烦，没事的。”

N 城火车站，嘈杂而又拥挤。

夹在人流里的何其道像一条孤寂的鱼，拖着旅行箱，随着乘客向着站口游去。那个美丽的身影在他身前不远处晃动着。但她不再回头，他也不想再去招呼她。出了栅栏门，忽然一个神情清雅的男子向这边招了招手，那女子快步跑了过去。男子体贴地拿过她的包，两人一起钻进了马路旁边停靠的奥迪。车很快开动起来。

何其道微笑着目送那辆车远去，自己跟她在火车上这段短暂的邂逅，只是生活中一个转瞬即逝的小插曲。

车内，沙丁朝着亚斯叹息道：“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就好！”

亚斯忽然转过了半个身子，然后将手轻轻抚在了他的一条腿上，“你是‘三面荷花四面柳’，我可是‘一只孤雁寻枝头’啊！”

沙丁的车子晃了晃，轻轻对她说：“开着车呢。”

“看看后座的东西喜不喜欢。”亚斯摸过来一看，是一个 LV 的女包。

亚斯瞧了一眼，幽幽地说：“一杯冷酒，一道冷眉，换来了物质的补偿，不值也值了。”

沙丁愧疚地说：“唉，真对不起呀！”

“还是那句话，我从来就没有要求你什么，除了你能给我一丝的情分。是的，我只要情分，永远不要名分。”说这话时，她脸上笑着，心里却开始痛起来。

何其道拖着行李包继续向前走，忽然，一阵吵闹声响起，